

征集令

为了给济阳喜爱摄影和文学创作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今日济阳》特开辟《澄波湖》副刊专版,主要包括“我拍我秀”、“济阳地理”、“济阳文化”、“古城旧事”、“名人轶事”、“澄波湖畔”等栏目。其中,“我拍我秀”为广大摄影爱好者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投稿图片可以是济阳的风景、人物,也可以是一些有趣或感人的场景;“济阳地理”主要介绍济阳本地的一些老街老巷、古镇村落、山川河流,以及和它们有关的故事传说;“名人轶事”则主要介绍济阳名人一些不为人所熟知的故事。喜欢文学创作的读者也可以将自己创作的散文、诗歌等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稿件要求原创,投稿者若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或者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由投稿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自负其责。

投稿邮箱:qlwbjryy@163.com,qq群:229717843



▲好景成双。 邱军 摄

►渴望。 邱军 摄

新春的锣鼓就像幸福号

冉庆亮

大年初六上午,强劲的东北风刮着口哨,我顶着风刀冰雪,去月亮湾给姑母拜年。

还未进村,老远就有雄壮浑厚的锣鼓声敲击耳膜,靠近村头的时候,那“咚呛,咚呛,咚咚呛”的铿锵已使我心潮澎湃了。

抬眼望去,但见五彩缤纷的人群围成了一个“月亮湾”,湾心流淌着天籁般的音乐,那穿红着绿艳得另类的人们扭秧歌、玩旱船、踩高跷。或许是醉了的缘故,待我拍着巴掌叫好时,周围看客们才倏然从呆傻里惊醒,一阵乱得一塌糊涂的掌声四下响起。那高跷上的猴儿立马翻了几个筋斗,抓起地上人们犒劳它们的糖果天女散花般撒向人群,现场立即掌声雷动。

一位颤巍巍眼闪泪花的老人不由赞叹:“都说瑞雪兆丰年,金猴散糖一准是新的一年甜蜜的幸福哩!”

进门姑母家门,问好话刚落,姑母就很神秘地拉了我的胳膊,走近崭新的自来水龙头。姑母笑着说:“自来水通了,以后再也不用喝烂咸浑水了”。我伸出

手接下一捧水送进嘴里,一丝甘甜就甜透了舌尖。

“这水甜的,是黄河水吧?”我开心地说。农村接通自来水,实在是一件大好事。以前姑母家里打了一口井,提上来的水咸咸的浑浑的,泥汤样儿,放半天还是牙碜。来了客人只好跑二三里地去外村挑水。

姑母说,过去这一年村里变化大着哩!她一桩桩如数家珍地说与我听。

“你也看到了,村里两条高洼不平的泥巴路变成了跟城里一样的银马路,路两旁安装了明晃晃的街灯。”

“再说村里环境变化实在令人惊喜:先是村里安排了保洁员,路边设置了垃圾桶;奶牛场也迁到了村外。后是村里的农田进行全面整理;接着就是削凸填凹,推行村庄规划,以后你再来,看到的一定是一个干净整洁的新农村。”这些消息让我特别兴奋,一个绿树环抱、设施齐全、富庶美丽的小村城仿佛立在眼前了。

走进村外一块空地,那里很热闹。表哥跟一群人好像在忙什么。“清理公共场地,修建图书室

和健身广场。”表哥一边忙活一边向我描述这块场地的未来图景。那架势那手势很像一位气派的大领导。表哥说:“不用多长时间,我们村子就会整洁美丽,和城里差不多了。将来,你退休就到俺村里来住吧!”

回到姑母家,姑母端上做好的荤素六个菜,又打开一瓶红酒,说等表哥回来就开饭。话音刚落,阵阵“咚呛,咚呛,咚咚呛”的锣鼓声由远及近扑进了院子,随之一阵阵爽朗的笑声此起彼伏。

姑母说,“你表哥当了村主任,为村里办实事儿花了不少钱,他垫付了一大半。”今年临近春节,他就铺排闹新春的事儿,大伙说,又要花钱,主任多作难啊,这事儿不办了。可他说,开春第一声锣鼓镇邪气、鼓士气,欢欢乐乐增志气,踏踏实实挣福气,这新春必须得闹。这不,年前他找到了办公司的同学借来一万元,购置了服装道具……“这是到大门口专场演出感谢你表哥哩!”

哦,新春的锣鼓,承载着农人的幸福欢乐,犹如号角,鼓舞人们向更大的幸福进军!

烛影摇红元宵夜

李群学

儿时的记忆中,元宵夜是一年中最美的夜晚。父亲早就为我糊好了花灯,父亲手巧,每年都会为我糊好几个花灯,长耳朵的兔子灯,胖胖的小猪灯,长尾巴的松鼠灯……吃了晚饭,用一根树枝挑着点亮的花灯,我就急急跑出去找小伙伴“比灯”,看谁的花灯好看、谁的花灯亮。

我的花灯最抢眼,总是惹来孩子们的艳羡。总有淘气的小子,拿着自己粗糙的圆筒灯来撞我的花灯。我躲避不及,花灯里的蜡烛就会倒下,花灯便随之燃烧。哭着回去找父亲,他便会为我重新点亮一盏

花灯。如此这般,剩下最后一盏花灯的时候,父亲便会亲自出门“护驾”。我提着花灯,父亲把我架在脖子上。淘气的小子们,只能跟在父亲后面对着我的花灯起哄。凉风里,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居高临下看着闪闪发光的灯花,那是我关于童年最温馨的记忆。

记不得从哪个元宵夜开始,我再也不愿意提着父亲为我糊的花灯瞎跑了,踮着脚尖溜出了家门、门外,有在夜风中等待我去城里看花灯的男孩子。灯火辉煌的街头,摩肩接踵的人群,一不小心,就和身边的人走散了。四处寻觅,视线碰撞到另一双焦急的眼睛,惊慌的心就尘埃落定般踏实。

年年岁岁元宵夜,岁岁年年烛影红!有一朵灯花盛开在心头,永远不会凋零,那是一朵幸福花!

每次回到家乡的小村子,都能发现一些变化,记忆中童年的时光里的人与事,在多年以后,幻化成另一副模样,有的是衰老、有的是青春、有的是温暖和惊奇。

李玉华

宝盒

新年过后,家乡的习俗是正月初四回娘家。一进村,就听见撩人的锣鼓敲得正响,大街上,一队扭秧歌的队伍闹得正欢。哟,村里何时又办起了秧歌队?在扭秧歌的人中,有一小媳妇跳得真好,不由让人多看几眼。我禁不住问:“这是谁呀?”旁边有人答道:“这是村中宝盒的媳妇。”“宝盒?”这话不由打开了我记忆的闸门。

宝盒和我是小学的同学,幼时他家中很穷,他的母亲神经有些问题,宝盒是由他奶奶抚养长大的。宝盒的奶奶是个厉害、刻薄的老太太,宝盒是得不到多少疼爱的。宝盒总是穿着一身脏得油光光的衣服,露脚指头的鞋,学习用具也总是不够。

那时,小小年纪的我们心中充满了同情与友爱,悄悄给他买个本子,偷偷送他几只铅笔,星期天帮他复习功课。后来,我升入了镇上的中学,再后来离开了故乡,再也没有了辍学在家的宝盒的消息。

听旁边人继续说,这几年宝盒承包了村里的砖瓦厂,干得很红火。今年,就是宝盒掏钱,置办

了锣鼓家伙、扭秧歌的全套行头,把村里丢弃了十几年的秧歌队又办了起来。

真没想到,幼时穷苦的宝盒致富后不忘乡亲,在人们只顾挣钱、文化生活越来越贫乏的今天,为村民办了这样一件好事,真让我为童年的伙伴感到高兴。

长金

回到家中,听父亲说,村里今年都不磕头了,大年初一早晨,人们都到街上去集体拜年。我真为故乡的这些变化感到由衷的欣喜,但在新年新气象的春节,村民长金却也掀起了另外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六十多岁的长金一直是我们村一道特殊的风景线,他个子很高,但身体从尾骨那儿就折成了一个九十度的弯角佝偻下去,屁股高高的撅着,走起路来几可触地的手背在腰后,是个大罗锅。

长金是遗腹子,母亲怀着他的时候,父亲就死了。他长至十七八岁时,身体又高又细,村人唤他“灯笼竿”,在一次干活中不小心坏了腰,于是就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就是这个罗锅长金,从去年开始信奉起耶稣教,并且现在正在村里发展他的信徒,宣扬耶稣是真神,要信服才能灵魂得救,才会蒙福,死后才能上天堂,还真有一些人信了长金的话,做了他的教民。这几天,长金正在村里忙着搞聚会,周邻四舍的信徒都赶来了,他们读圣经、唱灵歌,把整个村子搞得热热闹闹。没想到,一生卑微的长金,老了老了竟变成了一个“带头的”,还在村子里刮起了这样一股风暴。

快速转动的时代车轮,冲击着故乡的每一个人,有人在这冲击中勇立潮头浪尖,混出了一番新天地,有人却在社会的大舞台上扮演起另类的角色,奏起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大江东去浪淘尽,相信沙砾终将被淘汰去,留下的才是黄金!



棉花糖。 邱军 摄